

【观点追踪】

日前,位于滨海新区图书馆的蒋子龙文学馆,经过二次提升改造,重新向观众开放。此次改造,蒋子龙文学馆不仅实现了延长展线、丰富展品等提升效果,在展陈设计理念方面,融入了更多人性化、时尚、现代的策展概念,当参观者走进蒋子龙文学馆后,仿佛进入了“由蒋子龙的文学作品构筑成的文学世界”,策展方希望用文学激发参观者对人生、对历史、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蒋子龙文学馆重装开放 品味改革文学之经典 阅见新时代文学未来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再现历史场景 走进作家精神世界

《农民帝国》这部历时11年完成的作品,是蒋子龙先生创作生活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小说,他几次拿起笔,几次放下笔,他在观察着社会的变迁,思考着历史的发展和未来的图景,并将这些思索融入文字。

当参观者走入通向蒋子龙文学馆的甬道,身侧便是由长篇小说《农民帝国》手稿影印版组成的引导墙,那些苍劲有力的字迹,字斟句酌时的修改,都在向人们展示着作者创作时的状态和心境,牵引着参观者的思绪,从而进入蒋子龙先生的文学世界。在蒋子龙文学馆之中,《农民帝国》手稿的原件正躺在展柜中,向观众继续诉说着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故事。

蒋子龙先生的创作,历经了由手写到计算机写作的过程。《农民帝国》的前三分之一是手写创作的,其余部分则是蒋子龙在计算机上创作完成的。

在采访中,蒋子龙先生谈到这个转变时说:其实,在创作《农民帝国》时,我最初是下决心手写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发现长期使用计算机,最后出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况;二是,手写创作的稿件,我个人的满意度还是更高一些的,因为电脑创作可以反复修改稿件,有个大概的构思就可以开始创作了,但是手稿不然,必须思考完善了再动笔,可以对个别几个错字进行修改。在手写创作时,创作速度较慢,但是思维较为成熟。如今,也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手稿的价值,有的出版社还有“手稿稿费增加”的规定,因此,我几次想恢复纯手写创作,有一部书,我坚持手写了十几万字,但的确是坚持下来比较困难。比如,手稿的保存整理比较难,而且现在文稿几乎都是通过网络传送,手写稿件的传输和出版,在处理过程中确实很麻烦,这种计算机写作的方式是不可逆的。所以,最后《农民帝国》的创作没有实现完全的手写。

在展馆中,设置了一间“蒋子龙书房”,这间书房里的桌椅、书柜、计算机,甚至是放在桌上的一个茶杯、立在花瓶中的一束绢花,都是蒋子龙先生使用过的原物。蒋子龙文学馆的策展人王忠琪,也是蒋子龙先生的同事和朋友,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收集这些展品,当时是无心插柳,如今回想,每一件展品都见证着一段作家的生事故事,也记录着策展人与蒋子龙先生交往的回忆。王忠琪表示:希望通过这

些展品和其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蒋子龙的文学创作,让更多人对文学感兴趣,从而参与文学写作。

品读改革文学经典 塑造网红图书馆文学高地

一走进蒋子龙文学馆的大门,名为“蒋子龙先生写作中的手模”的巨大雕塑便闯入参观者的视线。这件结合3D扫描技术的展品,展现了蒋子龙先生伏案工作时的场景,真实还原了他写作时的手部动作。为了对手部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精准的还原,制作这件展品的第一步,便是通过3D扫描设备,对蒋子龙先生的手部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在这个过程中蒋子龙先生非常配合,坚持手部保持一个固定姿态5分钟不变。

王忠琪在谈到这件展品时表示:“蒋子龙先生写作中的手模”是此次提升改造后新增的重要展品,这个创意是全国首创。作家的思想是通过手来转化成文字,从而进行表达的,手模是一种意象,是一种对作家经历和精神的抽象表达。我们在设计时,特意对手模进行放大,一是可以让观众更清晰地观察它,二是考虑到参观者留影纪念的需要。希望通过这件展品,让参观者与蒋子龙先生有更近距离的“接触”。

滨海新区图书馆从开馆伊始,便以其独特的造型设计和内涵寓意吸引来自世界的目光。无数国内外团体和读者争相入馆,享受这“神控宇宙”的阅读体验。国内外著名媒体誉之为“世界上最酷的图书馆”“每个爱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全球终极图书馆”,称它“改变了大众对图书馆已经衰落了的想法”,美国《时代》周刊将它列为2018年世界最值得去的100个地方之首。滨海新区图书馆立足图书馆本体的同时,对图书馆概念进行多角度扩充,赋予新时代图书馆独特的意义。

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王会臣认为:作为网红图书馆和热门打卡地,滨海新区图书馆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有多层次立体的展示。蒋子龙先生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面旗帜,改革文学是改革开放的象征,同时也是改革开放重要的文学方面的描述和体现。滨海新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蒋子龙文学馆特别契合滨海新区的定位、环境以及发展态势。这次文学馆提升改造后,它将真正成为一个立体、多面、人性化和具有多彩特色的现代文学馆。我们计划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展示蒋先生作为改革开放文学奠基人,对文学创作方面的思考和创新精神。我认为这些对广大读者

和参观者,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当前这个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坚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和方法。我们希望未来文学馆能够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它既是一个文学馆,也是一个旅游打卡地。它是一个推动文旅融合的具有文化含量的品牌,也是一个推动全民阅读和激发民众参与文学创作的活跃平台。

谈到此次蒋子龙文学馆提升改造的初衷,滨海新区图书馆馆长马文艳表示:由于蒋子龙先生的文学影响力,蒋子龙文学馆落户于滨海新区图书馆,作为一个馆中馆,它使图书馆整体文学氛围更为浓郁,提高了图书馆的文化品位。几年过后,我们考虑到蒋子龙文学馆筹建期的布展稍显仓促,有很多蒋先生的手稿和一些重要收藏品没有空间进行展示,所以我们计划通过提升改造,更好地挖掘蒋老师的手稿和人生经历,以便将更多内容生动地展示给参观者,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家。此次改造,文学馆增加了很多体现作家风格和文学造诣的重要展陈内容。我们也与专业的展示设计团队合作,对整体规划布局进行调整,促使形式设计和内容设计完美结合。我们参照了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的风格,围绕着现有藏品去设计内容,通过设计让展品讲故事。我们要打造一个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空间,将来会在此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读书会、研讨会等。在未来,我们会通过举办一系列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使文学馆持续发挥作用,让其成为一个文学鉴赏、学习和写作基地,将蒋子龙的文学精神以及他的所长传播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喜欢上文学。

以展馆促进文学交流 以展品烘托浓厚文学氛围

对于蒋子龙文学馆的建设,蒋子龙先生有着一些“小小的”希望,他说: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走进文学馆,在我的那些手稿和书信面前,停留几十秒或一分钟,去认真看一看,那么我觉得他们对文学是有那么一些兴趣的。如果有那么几位家长,能带着孩子来到我的文学馆,哪怕只有一次,我会感到欣慰,我没有白叫他们拿走那些东西做展品。

在回答“今天的年轻人该如何应对创作困境”这个问题时,蒋子龙先生感慨道:我对现在年轻人了解得太少,今天的年轻人和我是两个时代的人,甚至是两个星球的人。对于年轻人,我仅仅能给出一些自己的经验供参考。如

果想要吸收营养、提高品位,至少要避免语言被污染,那么必须读经典,只有经典才有营养。当我创作感到困惑时,例如,对一个人的描写,我想要独特,不要走别人的路,还要写得有趣味性,有时候我两三天不写一个字,那么我得去翻阅《史记》,随便打开一页,太史公寥寥数字,就会把人物刻画得很精彩。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的造句能力那么强?我会感受到一种智慧的轰炸。你不能超越,但你可以吸取营养。我看完这些经典作品之后,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我会有情绪,然后会有词汇,精神头就来了。我认为这就是营养。

在谈到蒋子龙文学馆的创办过程时,王忠琪介绍:我在组建蒋子龙文学馆伊始,就有这样一个目标,希望让参观者走进文学馆后,就相当于进入了用蒋子龙文学作品构筑成的文学世界,用文学激发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无限想象。蒋子龙文学馆最大的亮点,也许并不仅仅是那些珍贵的实物藏品,也是通过蒋子龙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历程和各种历史场景再呈现,使人们身临其境,让蒋子龙的文学作品在几代读者心目中“立”于高原之上,让天津的文学在蒋子龙的“文学高原”上再筑新高峰。

“我希望把蒋子龙文学馆打造成一个适合全社会文学爱好者和读者亲近文学的空间,让更多的人在这里通过文学找到童年的回忆,让新一代广大文学爱好者能真切感受到经典文学作品的美好。”王忠琪说。

蒋子龙文学馆计划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科技手段增强参观、学习和阅读的沉浸感和体验感,今后还会不定期开设文学论坛、作品评论会和新书推介会,全方位展示天津文学的新发展和新思路。

据悉,11月1日,“蒋子龙文学馆文学论坛”将在蒋子龙文学馆举行,当天还将举行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教学与实践基地、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与实践基地、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实践基地的挂牌仪式……未来,蒋子龙文学馆会以它独特的文学魅力、文化品位,成为我市一处新的文化旅游、学习参观之地。

非遗薪传

将非遗传播 融入文旅发展之中

记者:2007年您开始从事非遗文创,当时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做这样的选择呢?

孙敬:制作布老虎是我家的家传手艺,最初我就是跟着奶奶和姨奶奶在学习。在过去,大同主要依靠煤炭产业来发展,后来大同转型发展旅游。大同的旅游资源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华严寺等。因此,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和文创产业,在大同越来越受重视。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07年,我创办了斑斓虎创意工坊,将传统刺绣、布艺手工艺、当地民俗以及传统手工艺相结合,开发工艺品,作为当地文化旅游纪念品进行生产销售。后来,随着购买顾客年轻化及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我们逐渐进行传统布艺的改良创新,发展出与布老虎相关的文创产品,将布老虎的形象也进行了一些创新。我们先后开发了有布老虎元素的马根杆、钥匙扣、徽章、文创地图等产品,这些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开发的。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产品制作与非遗保护相结合的呢?这对产品的开发生产有什么影响吗?

孙敬:最开始我们只知道自己经营的是工艺品厂,后来是从2010年申报非遗项目开始,逐渐意识到非遗的价值。随着这些年的不断学习研究,我也逐渐认识到非遗与一般工艺品的联系与区别。对于非遗项目,我们需要保留原汁原味的手工艺留存,避免被机械化取代。我们可以分两条路走,一方面继续开发传统手工艺品,由专人按照传统化的技艺和流程进行布老虎创作,另一方面为满足市场需求,对有的订单,我们可能会进行流水线作业。实际上,流水线并非真正的机械流水线,而是手工流水线。例如,缝纫工只负责缝纫,装棉工只

孙敬 非遗传承要“和年轻人一起玩儿”

本报记者 胡春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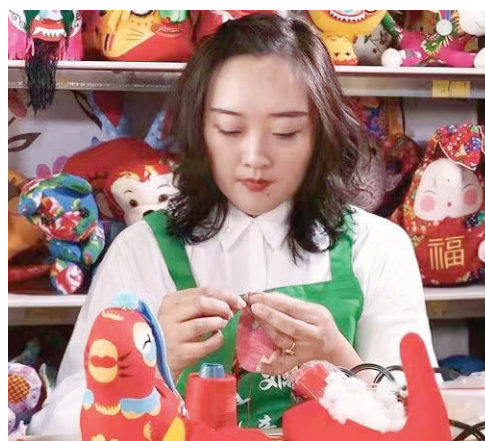
孙敬,是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老虎的传承人,也是斑斓虎创意工坊的创始人。自2007年创立“斑斓虎”至今,她在秉承传统民间手工艺特色的同时,结合现代时尚元素,把“布老虎”这个古老的中国传统特色手工艺改良创新,推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布老虎旅游文创——斑斓虎系列产品。

在当下,非遗概念深入人心,国潮备受年轻人追捧,孙敬在“和年轻人一起玩儿”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非遗传承的新路。

负责装棉,粘贴刺绣则是负责粘贴刺绣。有专门的工人去手工完成某一类工序。

我们的生产模式,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小作坊状态。我们会召集当地周边的妇女进行培训,比如农闲中的妇女或者全职妈妈,让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如何做,通过考试后,手艺比较好的人,可以领回家做,将成品交给工坊换取报酬。这种工作模式相对自由,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生产,多劳多得。我们的产品主要分为旅游纪念品和年货礼品,不仅面向山西销售,而且我们的产品是面向全国市场的。

我们每年的培训量大约在8000人次左右。工坊里平时固定的绣娘有三四十人,最多



时七八十人。通过培训,也有很多巧手绣娘开设了自己的销售平台,如网店、直播等,还有在其他区县的景区开店的。

记者:随着非遗概念的普及和各种力量的支持,您认为这给非遗传承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孙敬:最大的变化是让非遗走出家门,通过不同行业的交流学习,让非遗技艺实现与其他工艺的融合,让非遗行业实现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比如,我与朋友合作,开办了布老虎主题客栈和咖啡馆。外地游客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享受到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体验。在客栈里,摆放着布老虎枕头、靠垫等极



具山西味道的布艺产品,这是一种对当地特色文化符号的植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玩具或头枕的设计摆放,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设计,打造激发人文情怀的环境,让人有一种回到童年时代的感觉,让客栈充满童年趣味,触动游客内心柔软的情感。我们的非遗文创产品,已经不是停留在生产一两件工艺品上了,而是围绕这种情怀,主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这种模式我们还在不断丰富、完善。

年轻人更喜欢 可以“一起玩儿”的非遗体验

记者:以您的经验来看,面向年轻消费者,非遗相关文创产品和非遗传统手工艺品,哪个市场表现更好?

孙敬:目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更高,文创产品仅是其中一个补充部分。纯手工艺品更受游客欢迎,游客们也乐于购买手工更精致的产品。

记者:是不是随着非遗概念的普及和非遗价值的传播,大家对非遗手工艺品的附加文化价值更为认可,并愿意为其买单?

孙敬:我认为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我国的文化市场,国潮复兴,如醒狮、刺绣等很多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符号,特别吸引年轻人。有很多年轻人,在娱乐生活中,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门传统手工艺。他们会在端午节绣一个香包互相赠送,或者过年了、孩子出生了,亲手做一

个小老虎玩具或虎帽。他们觉得做一个有咱们中国特色的作品,是有成就感的。

顺应这种需求,我们开发了专门用于手工DIY的布艺材料包,销售情况也相当不错。材料包里有配好的布片、绣花绷子和各色绣线,并附带教程。确实有很多年轻人购买这类产品。

记者:我原以为年轻人工作学习都很忙,会更愿意购买成品。看来,这是现在非遗传承所呈现的新状态。

孙敬: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有参与度的项目,这种足够的“参与度”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愉悦,产生成就感。“一起玩儿”就是他们参与非遗传承的方式。

所以,在非遗产品的开发中,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年轻人的喜好,并通过一些现代的销售模式去刺激他们更深入地去参与非遗。比如拆盲盒,非遗布艺作品的盲盒,也是很符合现代年轻人消费习惯的产品,集齐几个盲盒产品,还可以换购特别款产品,这种模式很受欢迎。实际上,年轻人非常喜欢“有趣”“好玩儿”的事物,一些新奇特的销售方案在非遗中也非常适用。

记者:非遗传承,尤其是手工艺类非遗,您认为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孙敬:它的发展方向是融合,我认为这样更好,不是垂直的发展,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这样能吸引更多力量支撑这个产业,让非遗走得更远。

以布老虎的主题餐厅和客栈的开发运营为例,将非遗融入整体的VI设计。非遗可以衔接很多行业,虽然这些行业都不是专业从事非遗手工艺制作,但反过来想,这意味着很多领域都有非遗的影响力和参与在。

现在我们可以将非遗视为一种中国符号,那么它就是中国文化产业中的一个元素,将其作为元素植入各行各业,从而使非遗持续发展,让非遗更具生命力,活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